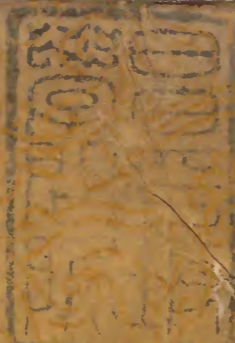


新書

七之九



			二五〇	漢書門
	一九〇			
四〇	一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三	二五〇		漢
八	〇		書
函	四		
五	〇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500	
冊數	4 ( 3 )		
函號	298	40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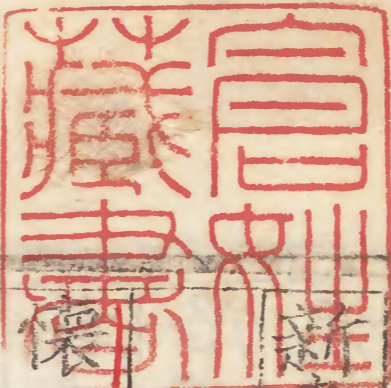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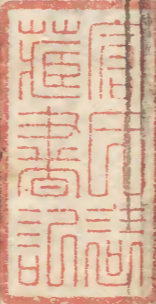




書卷第七

淺草文庫

先醒連語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先生何也賈  
 君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  
 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為先生也為先  
 醒也彼世主不學道理則嘿然惛於得失不知  
 治亂存亡之所由然怵怵猶醉也而賢主者學  
 問不倦好道不厭鉅惠然獨先迺學道理矣故未

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辟，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昔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乃退辟邪而進忠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辟草而施教，百教富民，恒一路不拾遺，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微，天子失制矣。宋鄭無道，欺昧諸侯，莊王圍宋，伐鄭，鄭

伯肉袒牽羊奉簪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服則舍之，非利之也。遂弗受，乃與晉人戰於兩棠。大克晉人，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說服。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臣齋而具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莊王喟然嘆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而群臣

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不穀。恐亡有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為。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智在身。而自錯。不肯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謂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也。

昔宋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嘆曰。嗚呼。吾知所以存亡。被服而立侍御者數百人。無不曰。吾君

未嘗失君朝之人。殺成。舉吏無不曰。吾君者。御者數百人。神。不。而。之。言。

麗者。外內不聞吾過。吾是。以至。此吾困宜矣。於是華心易行。衣苴布。食鱗餒。晝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聞。宋人車徒迎而復位。卒為賢君。謚為昭公。既亡矣。而乃寤。所以存。此後醒者也。

昔者號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詰逐。政治。踳亂。國人不服。晉師伐之。號人不守。號君出走。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吾飢而欲食。御進胾脯。梁糗。號君喜曰。何給也。御曰。

儲之久矣何故儲之對曰爲君出亡而道飢渴也君曰知寡人亡邪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號亡號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過也爲間君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弗知耶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也號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乃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吾君之獨賢也故亡號君喜據式而笑曰嗟賢固若是苦耶遂徒行而於山中居飢倦枕御膝而卧御以塊自逃行而去君遂餓死爲禽獸食此已亡矣猶不悟所存亡此不醒者也故先醒者當時而伯後醒者三年而復不醒者枕土而死爲虎狼食嗚呼戒之哉

耳痺連語

竊聞之曰目見正而口言枉則害陽言吉錯之民而凶則敗倍道則死障光則晦無神而逆人

按詩言頌無感無  
心無百憂誤  
天下歸周無自取

則天必敗其事。故昔者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  
王殺其父而無罪，奔走而之吳。王曰：父死而不  
死，則非父之子也；死而非補，則過計也。與吾死  
而不崩，不若舉天地以成名。於是紆身而適，  
闔閭治味以求親，闔閭甚而安之。說其謀，果其  
舉，反其德用而任吳國之政也。民保命而不失，  
歲時熟而不凶，五官公而不私，上下調而無尤，  
天下服而御，四境靜而無虞。然後忿心發，怒出

凶言，陰必死，提邦以伐楚，五戰而五勝，伏尸數  
十萬，城郢之門，執高兵，傷五臟之實，毀十龍之  
鍾，捷平王之墓，昭王失國而奔，妻生虜而入吳。  
故楚平王懷陰賊殺，無罪殃既至此矣。子胥發  
鬱，冒忿輔闔閭而行，大震還十五年，闔閭沒而  
夫差即位，乃與越人戰江上，棲之會稽。越王之  
窮，至乎喫山草，飲膾水，易子而食。於是履屨戴  
璧，號咷告母罪，呼皇天使大夫種行成於吳王。

吳王將許子胥曰不可越國之俗勤勞而不愠  
好亂勝而無禮谿微而輕絕俗好詛而倍盟放  
此類者鳥獸之儕徒狐狸之醜類也生之為患  
殺之無咎請無與成大夫種拊心嗥啼沫泣而  
言信割白馬而為犧指九天而為證請婦人為  
妾大夫為臣百世名寶因問官為積孤身為關  
內諸侯世為忠臣吳王不忍縮師與成還謀而  
伐齊子胥進爭不聽忠言不用越既得成稱善

累德以求民心於是上帝降禍絕吳命乎直江  
君臣乖而不調置社稷而分裂客臺握而掩敗  
則犬群嗥而入淵彘衡道而適奧燕雀剖而虻  
蛇生食蘊道而蛭即浴清水而遇蠆伍子胥見  
事之不可為也何籠而自投水自扶而珥東門  
身鷓夷而浮江懷賊行虐深報而殃不辜禍至  
乎身矣越於是果逆謀負約襲邦判夫差兼吳  
而拊闔閭事濟功成范蠡負石而蹈五湖大夫

種繁領謝室渠如處車裂面泉自此之後勾踐  
不樂憂悲荐至內崩而死故天之誅伐不可為  
廣虛幽間收遠無人雖重龍衣石中而居其必知  
之乎若順誅伐順理而當辜殺三軍而無咎誅  
殺不當辜殺一匹夫其罪聞皇天故曰天之處  
高其聽卑其牧芒其視察故凡自行不可不謹  
慎也

諭誠連語

湯見設網者四面張祝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  
自四方至者皆羅我網湯曰嘻盡之矣非祭其  
孰能如此令去三面舍一面而教祝之曰蛛螫  
作網今之脩緒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  
欲下者下吾請受其犯命者士民間之曰湯德  
之及於禽獸矣而况我乎於是下親其上  
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飢饉  
時酒二醕重裘而立猶惛然有寒氣將奈我元



揚外菴外集曰隋  
古本音安揚聖之  
國號隨改隨為隋  
遂以隋為隨矣  
王應麟曰隨字亦  
也吉莫大焉隨裂  
肉也不祥莫大焉  
而妄改之不學之  
過也按王說非  
也然吉祥姑勿  
論歎呼亦不同  
堅則不學矣當  
時又士亦不聞正  
之何哉

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表以衣寒者出倉  
之粟以賑飢者居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隋諸  
當房之賜者請還至死之寇闔閭一夕而十徒  
卧不能賴楚曳師而去昭王乃復當房之德也  
昔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屨決背而  
行失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屨及至於隋左右問  
曰王何曾惜一跣屨乎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愛  
一跣屨哉思與借反也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

相棄者

文王晝卧夢人登城而呼已曰我東北陬之稿  
骨也速以王禮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  
有焉文王曰速以人君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請  
以五大夫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柰何其倍  
之也士民聞之曰我君不以夢之故不倍槁骨  
况於生人乎於是下信其上豫讓事中之君  
智伯滅中行氏豫讓從事智伯及趙襄子破智

伯讓讓劑面而變容吞炭而為啞乞其妻所而  
妻弗識乃伏刺襄子正起而弗中襄子患之食  
不甘味一夕而三易卧見不全身人謂豫讓曰  
子不死中行而反事其讎何無可耻之甚也今  
必碎身糜軀以為智伯何其與前異也豫讓曰  
我事中之君與帷而衣之與關而枕之夫衆  
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及智伯分吾服衣餽吾  
以鼎實舉被而為禮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

報之大使者曰否翟窶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  
之自為室也堂高三尺壤陛三級茨茅剪采  
搽弗刮且翟猶以作之者大苦君之大佚翟國  
惡見此臺也楚王媿

君道 連語

紂作桎數千睨諸侯之不諂已者杖而桎之文  
王桎桎于姜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既  
定令殷之民投撤桎桎而流之於河民輸桎者

姜

以手撤之弗敢墜也跪之入水弗敢投也曰昔者文王鬻常擁此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枯况乎其法教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輔翼賢正則身必已安也又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士民說其德義則効而象之也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其勞從之如集詩曰經始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為臺令近規之民間之者磨晷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故弗趨而疾弗期而成命其臺曰靈臺命其園曰靈圃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王在靈園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皞皞王在靈沼於仞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而况士民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聖王之德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士民之報也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去

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銘而反脩之於已君國子  
民者反求之已而君道備矣

新書卷第七終

新書卷第八

官人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  
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知足以為源泉行  
足以為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家足  
以重人家入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  
師  
知足以為確礪行足以為輔助仁足以訪議明

於進賢敢於退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

知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爲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進而死之職之所守君不得以阿私託者大臣也脩身正行不恁於鄉曲道語談說不恁於朝廷智能不困於事業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驩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

不貪於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謀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其死持之憔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柔色偃僕唯諛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之間事君者厮役也

故與師爲國者帝與友爲國者王與大臣爲國者伯與左右爲國者彊與侍御爲國者若存若亡與厮役爲國者亡可立待也取師之禮黜位

音韻章俱加五日本  
儒容貌短小也礼王  
則音每于破聲斷有  
依儒百工各以其第  
之註依儒爲人也

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皮幣  
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  
令至焉取廝役之禮以令召矣師至清朝而侍  
小事不進友至則清殿而侍樂聲技藝之人不  
竝見大臣奏事則優侏儒逃隱聲樂技藝之人  
不竝奏左右在側聲樂不見持御者在側子女  
不襍處故君樂雅樂則友大臣可以侍君樂燕  
樂則左右侍御者可以侍君開北房從薰服之

樂則廝役從清門治聽罷朝而論議從容澤燕  
夕時開北房從薰服之樂是以聽治論議從容  
澤燕矜莊皆殊序然後而帝王之業可得而行  
也

勸學

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啓耳目載  
心意從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  
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鄰里之問寬狃之智者

問  
第  
卷

音徒耐切說文書  
眉也今省作眉  
篇深音也

獨何與然則舜儻俛而加志我儻慢而弗省耳  
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  
掩鼻當試傳白騰黑榆缺陂襍芒若音龍蚩虱視益  
口笑佳能佻志從容為說焉則雖王公大人孰  
能無怵憚音慶養心而巔一視之今以二子林而  
蒙愚惑之智予恐過之有掩鼻之容也昔者南  
榮跌醜聖道之忘乎已故步涉山川音日蚩買楚  
棘彌道千餘百合重音滿蘭而不敢久息既過老聃

匪若慈父鴈行避景夔立蛇進而後敢問見教  
一高言若飢十日而得大牢焉是達音以多子若天地行  
生後世今夫子之達音佚乎老聃而諸子之材不  
避榮跌而無千里之遠重音蘭之患親與巨賢連  
席而坐對膝相視從容談語無問不應是夫降  
大命以達吾德也吾聞之曰時難得而易失也  
學者勉之乎天祿不重音

道術

曰數聞道之名矣而未知其實也請問道者何  
謂也對曰道者所道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  
末者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諸  
也術也者所以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凡此皆  
道也曰請問虛之接物何如對曰鏡義而居無  
執不臧美惡畢至各得其當衡虛無私平靜而  
處輕重畢懸各得其所明主者南面正而清虛  
而靜令名自命物自定如鑑之應如衡之稱有

豐和之有端隨之物鞠其極而以當施之此虛  
之接物也

曰請問術之接物何如對曰人

主仁而境內知矣故其士民莫弗親也人主義  
而境內理矣故士民莫弗順也人主有禮而境  
內肅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內  
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矣人主公而境內服矣  
故士民莫弗戴也人主法而境內軌矣則其士  
民莫弗輔也舉賢則民化善使能則官職洽莫



俊在位則主尊羽翼勝任則名民顯操德而固則  
威立教順則必令行周聽則不蔽稽驗則不惶  
明好惡則民心化密事端則人主神術者接物  
之隊凡權重者必謹於事令行則必謹於言則  
過敗鮮矣此術之接物之道也者其為原無屈  
其應變無極故聖人尊之夫道之詳不可勝術  
也 曰請問品善之体何如對曰親愛利子  
謂之慈反慈為噤子愛利親謂之孝反孝為孽

愛利出中謂之忠反忠為倍存倍心謂之惠  
反惠為凶誦兄敬愛弟謂之友反友為鬻弟愛兄  
謂之悌反悌為敖接遇慎容謂之恭反恭為媠  
接遇肅正謂之敬反敬為慢言行抱謂之貞反  
貞為偽期果言當謂之信反信為慢衷理不辟  
謂之端反端為跂一作跋據當不傾謂之平反平  
為險行善決死謂之清反清為鮒辭利刻謙謂  
之廉反廉為貪兼覆無私謂之公反公為私方

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為邪。以人自觀謂之度。反  
度為妄。以己量人謂之恕。反恕為荒。惻隱憐人  
謂之慈。反慈為忍。厚志隱行謂之潔。反潔為汰。  
施行得理謂之德。反德為怨。放理索靜謂之行。  
反行為污。功遂自却謂之退。反退為戟。厚人自  
薄謂之讓。反讓為冒。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為  
戾。行克其宜謂之義。反義為慝。剛柔得道謂之  
和。反和為乖。合得密周謂之調。反調為齟。襍優

賢不逮謂之寬。反寬為陋。色眾容易謂之裕。反  
裕為褊。欣懽可安謂之熅。反熅為驚。安柔不苛  
謂之良。反良為齧。緣法循理謂之軌。反軌為易。  
襲當緣道謂之道。反道為辟。廣較反音自歛謂之  
儉。反儉為侈。費弗過適謂之節。反節為靡。切餽  
五恨勉善謂之慎。反慎為怠。忠惡勿道謂之戒。備  
反戒為傲。深知禍福謂之知。反知為愚。亟見窮  
察謂之慧。反慧為童。動有文體謂之禮。反禮為

濫容服有義謂之儀反儀為詭行歸而過謂之  
順反順為逆動靜攝次謂之比反比為錯容志  
審道謂之儻反儻為野辭令就得謂之雅反雅  
為陋論物明辯謂之辯反辯為訥纖微皆審謂  
之察反察為旄誠動可畏謂之威反威為圉胡  
切臨制不犯謂之嚴反嚴為輒仁義脩立謂之  
任反任為欺伏羲誠必謂之節反節為罷持節  
不恐謂之勇反勇為怯信理遂悅音謂之敢反

敢為揜志操精果謂之誠反誠為殆克行遂節  
謂之必反必為恒凡此品也善之體也所謂道  
也故守道者謂之士樂道者謂之君子一本有知道者謂之明六  
謂之賢且明且賢此謂聖人

六術連語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  
之理也六理無不生也已生而六理存乎所生  
之內是以陰陽地人盡以六理為內度內度成

業故謂之六法六法藏內變音而外遂外遂  
六術故謂之六行是以陰陽各有六月之節而  
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仁義禮智聖之行行和  
則樂與樂則六此之謂六行陰陽天地之動也  
不失六行故能合六法人謹脩六行則亦可以  
合六法矣然而人雖有六行細微難識唯先王  
能審之凡人弗能自志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  
知所從事是以先王為天下設教因人所有以  
之訓道入之情以之為真是故內六法外體六  
行以與書詩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以為大義  
謂之六藝令人緣之以自脩脩成則得六行矣  
六行不正反合六法藝之所以六者法六法而  
體六行故也故曰六則備矣六者非獨為六藝  
本也他事亦皆以六為度聲音之道以六為首  
以陰陽之節為度是故一歲十二月分而為陰  
陽陰陽各六月是以聲音之器十二鍾音當一

月其六鍾陰聲六鍾陽聲聲之術律是而出故  
謂之六律六律和五聲之調以發陰陽天地人  
之清聲而內合六法之道是故五聲宮商角徵  
羽唱和相應而調和調和而成理謂之音聲五  
也必六而備故曰聲與音六夫律之者象測之  
也所測者六故曰六律人之戚屬以六為法人  
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為昆弟昆  
弟又有子子為從父而為昆弟故為從父從父

**父**昆弟故為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  
祖而昆弟故為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子  
從祖昆弟故為從祖昆弟從祖又有子從曾祖  
而昆弟故為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為  
族兄弟備於六此之謂六親親之始於一人世  
世別離分為六親親戚非六則失本末之度是  
故六為制而止矣六親有次不可相踰相踰則  
宗族擾亂不能相親是故先王設為昭穆三廟

并菴外集引曲禮  
及唐六典曰有五時  
之文則以木火土金  
水各七十二日土無  
定位各三時四時之  
末十八日而中位有  
夏未秋初素問  
謂之長夏周禮  
火季夏取原極  
火是五時也西域  
歲分三時以寅卯  
辰巳為兩時午未  
申酉為兩時戌亥  
子丑為兩時曰六節  
者以八風分各四十  
五日也素問所謂六  
節別無解說余  
明經初二耳花時  
三四名熱際五六名  
兩際七八謂秋時九  
十是寒時後二名  
水雪此六節也

以禁其亂何謂三廟上室為昭中室為穆下室  
為孫嗣令子各有其次上下更居三廟以別親  
疎有制喪服稱親疎以為重輕親者重疎者輕  
故復有麤衰齊衰大紅細紅總麻備六各服其  
所當服夫服則有殊此先生之所以禁亂也數  
度之道以六為法數加於少而度出於居數度  
之始始於微細有形之物莫細於毫是故立一  
毫以為度始十毫為髮十髮為釐十釐為分十

分為寸十寸為尺備於六故先王以為天下事  
用也事之以六為法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言六  
尺以効事之盡以六為度者謂六理可謂陰陽  
之節可謂天地六可謂人之六行

道德說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曰道德性神明命此文著  
德之理也諸生者皆生於德之所生而能人象  
德者獨玉也寫德體六理盡於見玉也各有狀

老子之教  
一能無離字

明

是故以玉効德之六理澤者鑑也謂之道  
居如竊膏之理謂之德湛而潤厚而膠謂之性  
康若灤流謂之神光輝謂之明礪乎堅哉謂之命  
此之謂六理鑑生空竅而通之以道理生理通之  
以六德之畢離狀六得者德之有六理理離狀  
也性生氣而通之以曉曉神生變而通之以化  
生識而通之以知命生形而通之以定德有六  
美何謂六美有德有道有仁有義有忠有密此

六者德之美也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  
美者德之理也忠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固也  
密者德之高也六德六美德之所以生陰陽天  
地人與萬物也固為所生法記故曰道此之謂  
道德此之謂德行此之謂行所謂行此者德也  
是故著此竹帛謂之書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  
此之志者也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此之紀  
者也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此之樂者也祭祀





造物物有形而道德之神專而為一氣明其潤  
益厚矣濁而膠相連在物之中為物莫生氣皆  
集焉故謂之性性神氣之所會也性立則神氣  
曉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  
曰潤厚而膠謂之性性生氣通之以曉神者  
道德神氣發於性也康若樂流不可物效也變  
化無所不為物理及諸變之起皆神之所化也  
故曰<sup>康</sup>若樂流謂之神理生變通以之化明者神

氣在內則無光而為知明則有輝於外矣外內  
通一則為得失事理是非皆職於知故曰光輝  
謂之明明生識通之以知命者物皆得道德之  
施以生則澤潤性氣神明及形體之位分數慶  
各有極量指奏矣此皆所受其道德非以嗜欲  
取捨然也其受此具也鑿然有定矣不可得辭  
也故曰命命者不得毋生生則有形形而道德  
性形神明命因載於物形故鑿堅謂之命命生

形通之以定物所道始謂之道所得以生謂之  
德德之有也以道為本故曰道者德之本也德  
生物又養物則物安利矣安利物者行仁也仁  
行出於德故曰仁者德之出也德生理理立則  
有宜適之謂義義者理也故曰義者德之理也  
德生物又養長之而弗離也得以安利德之遇  
物也忠厚故曰忠者德之厚也德之忠厚也信  
固而不易此德之常也故曰信者德之固也德  
生於道而有理守理則合於道與道理密而弗  
離也故能物畜養養其不仰恃德此德之高而  
勿失則有道矣得而守之則有德矣行而無休  
則行成矣故曰道此謂之道行此謂之行諸此  
言者盡德變變世者理也

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著  
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志德之  
理而明其指今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者此

之志者也。易者察人之精，德之理而與弗循而  
占其吉凶，故曰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守往  
事之合德之理之與不合而紀其成敗，以為來  
事師法，故曰春秋者此之紀者也。禮者體德理  
而為之節文，成人事，故曰禮者此之體者也。樂  
者書詩易春秋禮五者之道，備則合於德矣。合  
則謹然大樂矣，故曰樂者此之謂樂者也。人能  
脩德之理，則安利之謂福，莫不慕福，弗能必得。

而人心以為鬼神能與於利害，是故其犧牲俎  
豆粢盛齊戒而祭鬼神，欲以佐成福，故曰祭祀  
鬼神為此福者也。德之理盡施於人，其在人也  
內而難見，是以先王舉德之頌而為辭語，以明  
其理，陳之天下，令人觀焉。垂人之後世，辯議以  
審察之，以轉於告，是故弟子隨師而問，受傳學  
以達其知，而明其辭，以立其誠。議曰傳學辯議  
為此辭者也。德畢施物，物雖有知微細，難識夫

王者真德鳥也。六理在六明而易見也。是以舉  
玉以諭物之所愛於德者與玉一體也。

新書卷第八終

新書卷第九

大政上

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  
本。吏以為本。故國以民為安危。君以為民威侮。  
吏以民為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為本也。聞之於  
政也。民無不為命也。國以為命。君以為命。吏以  
為命。故國以民為存亡。君以民為育明。吏以民  
為賢不肖。此之謂民無不為命也。聞之於政也。

民無不為功也。故國以為功，君以為功，吏以為功，國以為民為興壞，君以為民為強弱，吏以為民為不能，此之謂民無不為功也。聞之於政曰：民無不為力也。故國以為力，君以為力，吏以為力。故夫戰之勝也，民欲勝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率吏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則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則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戰，民不欲勝，則莫能以勝矣。

故其民之為其上，也接敵而喜，進而不可止矣。敵人必駭，戰由此勝也。夫民之於其上，也接而懼，必走。去戰由此敗也。故夫蓄與細也，非粹在天也。又在士民也。嗚呼戒之戒之，夫士民之志不可不要也。嗚呼戒之戒之，行之善也，粹以為福已矣。嗚呼戒之戒之，行之惡也，粹以為蓄已矣。故受天之福者，天不攻焉。被天之蓄，則亦毋怨天矣。行自為取之也。知善而弗行，謂之不明；知惡

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與有德。天有常  
蓄，必與奪民時。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  
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為仇者，有  
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知善而弗行，謂之狂。知惡  
而不改，謂之惑。故狂夫與惑者，聖王之戒也。而  
君子之愧也。嗚呼！戒之戒之，豈其以狂與惑者  
自為分明君而君子乎？聞善而行之，如爭聞惡  
而改之，如讎。然後禍蓄可離，然後保福也。戒之

戒之，誅賞之慎焉。故與其殺不辜也，寧失於有  
罪也。故夫罪也者，疑則附之去已。尚書卷之五夫功也者，疑  
則附之與已。則此無有作母罪而見誅，母有有功  
而無賞者矣。戒之哉，戒之哉。誅賞之慎焉。故古  
之立刑也，以禁不肖，以起怠惰之民也。是以一  
罪疑則弗遂，誅也。故不肖得改也。故一功疑則  
必弗倍也。故愚民可勸也。是以上有仁譽而下  
有治名。疑罪從去，仁也。疑功從予，信也。戒之哉。

戒之哉。慎其下，故誅而不忌，賞而不曲，不反民之罪而重之，不滅民之功而棄之。故上為非則諫而止之，以道紀之下為非則矜而恕之。道而赦柔而假之，故雖有不肖民化而則之。故雖昔者之帝王，其所貴其臣者如此而已矣。人臣之道，思善則獻之於上，聞善則獻之於上。知善則獻之於上，夫民者唯君者有之，為人臣者功君理之故。夫為人臣者以富樂民為功，以貧苦民為罪。故君以知賢為明，吏以愛民為忠。故臣忠則君明，此之謂聖王。故官有假而德無假，位有卑而義無卑。故位下而義高者，雖卑貴也；位高而義下者，雖貴必窮。嗚呼！戒之哉！行道不能窮困及之，夫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一見而不可揜者，行也。故夫言與行者，知愚之表也。賢不肖之別也。故是以知者慎言，慎行以為身福；愚者易言，易行以為身菑。故君子言必可行也。然

後行之嗚呼戒之哉戒之哉行之者在身命之  
者在人此福蓄之本也道者福之本祥者福之  
榮也無道者必失福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榮  
故行而不緣道者其言必不顧義矣故紂自謂  
天王也桀自謂天子也已戒之後民以相罵也  
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爲尊而號不足以爲榮  
矣故君子之貴也士民貴之故謂之貴也故君  
子之富也士民樂之故謂之富也故君子之貴

也與民以福故士民貴之故君子之富也與民  
以財故士民樂之故君子富貴也至於子孫而  
衰則士民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也數也不肖暴  
者禍及其身則士民皆曰何天誅之遲也夫  
民者萬世之本也不可欺凡居於上位者簡士  
苦民者是謂愚敬士民者是謂智夫愚智者士  
民命之也故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  
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適也嗚呼戒之哉與民爲

前漢孝文帝二年詔  
曰夫農天下之本也  
其開籍田



敵者民必慎之。君能為善則吏必能為善矣。吏能為善則民必能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吏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過也。嗚呼戒之戒之。故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後士民道也。率之以義，然後士民義也。率之以忠，然後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後士民信也。故為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景矣。嗚呼戒之哉，戒之哉。君鄉善於此，則失失作共共然協

民皆鄉善於彼矣。猶景之象形也。君為惡於此，則嗚呼然協，民皆為惡於彼矣。猶響之應聲也。故是以聖王而君子乎執事而臨民者，曰戒慎一日，則士民亦曰戒慎一日矣。以道先民也。道者，聖王之行也。文者，聖王之辭也。恭敬者，聖王之容也。忠信者，聖王之教也。聖人也者，賢智之師也。仁義者，明君之性也。故堯舜禹湯之治天下也，所謂明君也。士民樂之，皆即位百年然

後崩士民猶以為大數也。桀紂所謂暴亂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即位十年而滅。士民猶以為大也。故夫諸侯者士民皆愛之則國必興矣。故士民皆苦之則國必亡矣。故夫士民者國家之所樹而諸侯之本也。不可輕也。嗚呼。輕本不祥。實為身殃。戒之哉。戒之哉。

大政下

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為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宜為貴。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泄不可以得士。故欲以刑罰慈民。譬其猶以鞭狎狗也。雖久弗親矣。故欲以簡泄得士。譬其猶以弧休鳥也。雖久弗得矣。夫士者弗敬則弗至。故夫民者弗愛則弗附。故欲求士必附。惟恭與敬。忠與信。古今毋易矣。渚澤有枯木而國無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之民。故君明而吏賢矣。吏

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吏，見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吏，吏功見於治民。故勸之其上者，猶其下而上暗矣。此道之謂也。故治國家者，行道之謂。國家必寧，信道而以德。國家必空，故政不可不慎也。而吏不可不選也。而道不可離也。嗚呼！戒之哉！離道而災至矣。無世而無聖，或不得知也。無國而無士，或弗能得也。故世未嘗無聖也，而聖不得，聖王則弗起也。國未嘗無士也，而不得君子，則弗助也。聖明則士闇飾矣。故聖王在上位，則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故王者衰，則士沒矣。故暴亂位上，則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故國者，有不幸而無明君，君明也，則國無不幸，而無賢士矣。故自古而至於今，澤有無水，國無無士。故士易得而難求也，易致而難留也。故求士而不以道，周徧境內，不能得一人焉。故求士而以道，則國中多有

之此之謂士易得而難求也故待士而以敬則  
士必居矣待士而不以道則士必去矣此之謂  
士易致而難留也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  
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為安因是民也而  
為治故湯以桀之亂為治武王以紂之比卒為  
彊故民之治亂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政故是  
以明君之於政也慎之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  
也故君能為善則吏必能為善矣則民必能為

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  
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故吏之  
善者君之功也是故君明而吏賢吏賢而民治  
矣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政也夫民  
之為言也瞑也萌之為言也盲也故惟上之所  
扶而以之民無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  
其意而為之名也夫民者賢不肖之材也賢不  
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者伏焉技能輸焉

忠臣飭焉故民者積愚也故夫民者雖愚也明  
上選吏焉必使民與焉故士民譽之則明上察  
之見歸而譽之故士民苦之明上察之見非而  
與之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  
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之夫民至  
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而愛焉故十人愛之有  
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  
也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  
歸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卿相焉夫民  
者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  
有道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  
勸之民勸之然後國豐富也故國豐且富然後  
君樂也忠臣之功也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  
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故國也者行之綱然後  
國臧也故君之信在於所信所信不信雖欲論  
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不慎也事君之

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不可以事  
君。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之事兄也。  
不可以事長。使下之道。不過於使弟。故不肖者  
之使弟也。不可以使下。交接之道。不過於為身。  
故不肖者之為身也。不可以接友。慈民之道。不  
過於愛其子。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不可以慈民。  
居官之道。不過於居家。故不肖者之於家也。故  
不可以居官。夫道者。行之於父。則行之於君也。  
行之於兄。則行之於長矣。行之於弟。則行之於  
下矣。行之於身。則行之於友矣。行之於子。則行  
之於民矣。行之於家。則行之於官矣。故士則未  
仕。而能以試矣。聖王選舉也。以為表也。言之然  
後。知其問謀焉。然後知其極。任之以事。然後知  
其信。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為明察也。  
國之治政。在諸侯大夫士。察之理。在其與徒。君  
必擇其臣。而必擇其所與。故察明者。賢乎人之

辭不出於室而無不見也。察明者乘人不出其  
官而無所不入也。故王者居於中國不出其國  
而明於天下之政何也。則賢人之辭也不離其  
位而境內親之者謂之人爲之行之也。故愛人  
之道言之者謂之其府。故愛人之道行之者謂  
之其禮。故忠諸侯者無以易敬士也。忠君子者  
無以易愛民也。諸侯不得士則不能興矣。故君  
子不得民而不能稱矣。故士能言道而弗能行

者謂之器。能行道而弗言者謂之用。能言而能  
行之者謂之實。故君子訊其器任其用乘其實  
而治安興矣。嗚呼人耳人耳。諸侯即位享國社  
稷血食而政有命國無君也。官有政長而民有  
所政屬而政有命國無吏也。官駕百乘而食食  
千人。政有命國無人也。何也。君之爲言也考也  
故君者道之所出也。賢人不舉而不肖人不出  
此君無道也。故政謂此國無君也。故吏之爲言

理也故吏也者理之所出也上為非而不敢諫  
下為善而不知勸此吏無理也故政謂此國無  
吏也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近側者不足以問  
諫而由朝假不足以考度故政謂此國無人也  
嗚呼悲哉君者群也無人誰據無據必蹶政謂  
此國素亡也

脩政語上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

服人而不為仇分人而不譎音博者惟其道矣故  
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  
於天道明比於日道安比於山故言之者見謂  
之智學之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  
謂仁行之者見謂聖人故惟道不可竊也不可  
以為虛也故黃帝職道義經天地紀人倫序萬  
物以信與仁為天下先然後濟東海入江內取  
綠圖而濟積石涉流沙登於崑崙於是還居中



國以平天下天下太平唯躬道而已

帝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是故以後者復迹也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賞之加弗損天下亦平也

顓頊曰功莫美於去惡而為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為惡故非吾善善而已矣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其此已也

帝嚳曰道者之辭而與為已緣巧者之事而學

為巧已行仁者之操而與為仁也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財而身專其美矣故士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矣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飢曰此我飢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

我陷之也。仁行而義立，德博而化富，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行，是故德音遠也。是故堯教化及雕題，蜀越撫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叟北中幽都，及狗國，與人身而鳥面，及焦僥，好賢而隱不還，而彊於行，而蓄於志，率以仁而恕，至此而已矣。帝舜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

下，故見謂仁焉。是以見愛親於天下之民，而歸樂於天下之民，而見貴信於天下之君，故吾詳取之以敬也。有書傳之以敬也亦字故欲明道而諭教，唯以敬者為忠，必服之。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故大禹豈能一見而知之也？豈能一聞而識之也？諸侯朝會，而禹親報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國也。其士月朝，而禹親見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體也。然且大禹其猶大恐，諸侯會則

書益稷啓呱而泣  
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疏啓禹子世本又  
也孟子桶禹治水三  
過其門而不入是至  
門而聞啓泣聲不暇  
如人父子名爲已子  
而愛念之以其爲大  
治之水之故也

愚按此句和暇會夜  
不暇之句之意也  
書益

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爲驕乎朝日士朝則  
問於士曰諸侯大夫以寡人爲汰乎其間寡人  
之汰耶而不以語寡人者此教寡人殘道也滅  
天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怨於人者莫大於此  
也 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  
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故襲河而導之九牧鑿  
江而導之九路澄五湖而定東海民勞矣而弗  
苦者功成而利於民也禹嘗晝不暇食夜不暇

三有驕

寢矣方是時也憂務故也故禹與民士同務故  
不自言其信而信諭矣故治天下以信爲之也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  
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  
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  
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  
賤下獨思也故諸君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  
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

卷之八

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其何不臨而何不  
見凌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以明君慎其舉  
而君子慎與其宗然後細補可必細補蓄可必去矣

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  
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  
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  
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  
也少故以是明上之於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

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  
故道以數取之為明以數行之為章以數施之  
萬姓為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不  
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  
以信樹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  
治安之政者雖欲治顯榮也弗得矣故治安不  
可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明君敬士  
察吏愛民以察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脩政語下

周文王問於粥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於其民也何如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曷曷然如日之正中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

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曷曷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周文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粥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柰何粥子曰唯攻守而勝乎同器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

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  
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  
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  
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  
獄斷治。刑仁於治。陳於行。其由此守而不存。攻  
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于今。自天地之  
辟也。未之嘗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  
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也。為可也。周武王曰。

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王子旦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  
必勝乎。而攻有必得。守有必存乎。王子旦對曰。  
有政曰。諸侯政平於內。而威於外矣。君子行脩  
於身。而信於與人矣。治民。民治而榮於名矣。故  
諸侯凡有治心者。必脩之以道。而與之以敬。然  
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脩之以政。而與之  
以義。然後能之以勝也。凡有攻之者。必結之以

約而論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凡有守心者必  
固之以和而論之以愛然後能有有也周武王  
曰受命矣

師尚父曰吾聞之於政也曰天下壙壙音曠一人

有之萬民藂藂音叢草叢生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

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  
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  
道者宜處而久之故夫天下者難得而易失也

難常而易忘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  
長也故夫道者萬世之寶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年六歲即位享國親以其身見於粥子  
之家而問焉曰昔者先王與帝脩道而道脩寡  
人之望也亦願以教敢問興國之道奈何粥子  
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興國  
之道君思善則行之君聞善則行之君知善則  
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長之則興國之道也

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於道之要奈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曰爲人下者敬而肅爲人上者恭而仁爲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此道之要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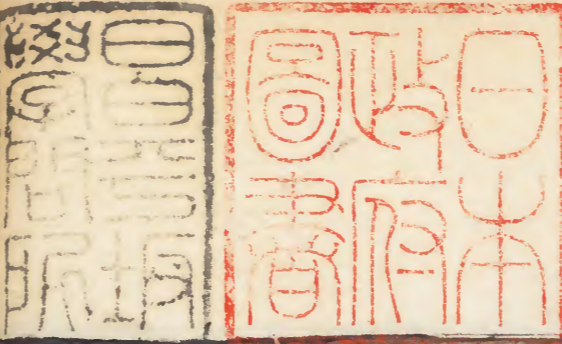
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不以禮節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喻愛也故忠信行於民而禮節諭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也雖治天下者由此而已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間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有賢人者有不肖人者有智人者有愚人者敢問上下之人何以爲異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



政詔於君王。政曰：凡人者，若賤若貴，若幼若老，聞道志而藏之，知道善而行之，上人矣。聞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則謂之下人也。故夫行者善，則謂之賢人矣；行者惡，則謂之不肖矣。故夫言者善，則謂之智矣；言者不善，則謂之愚矣。故智愚之人有其辭矣，賢不肖之人別其行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為也，若夫壽則不在天乎？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閉閤，不私相煞也。故聖王在上位，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則臣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為其所衣，丈夫為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



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  
 民無天<sup>大過</sup>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得  
 三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  
 則民無厲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得四  
 生矣故聖人在上則使盈境內賢良以禁邪惡  
 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  
 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新書卷第九終

竟政四年壬子春二月四日  
 莫和笑天 倉裕士寬識

